



百川學海

厚德錄卷

三



厚德錄卷第三

百練真隱李

元綱

編

韓許國公億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有職司搶捨
官吏小過輒顏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色
虫魚草木皆歆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則望
為侍從戢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戢奈何錮之
於聖世待心如此昔袁安不以贓罪鞠人其韓公之
謂乎

蘇兵部耆充陝西轉運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

飢殍京東轉運司亦無以為賑洛陽留守移書求者粟二十萬斛遂移文陝府如數與之仍奏於朝時曰賊謂者曰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郡奈何移之別路者曰天灾流行春秋有恤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內無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恤耶曰苟有饋運者當自謀必不以相此累朝廷甚嘉之出張唐英嘉祐名臣傳沈邈嘗為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宋元憲公庠後任御史又彈奏庠不可以為執政及庠在洛邈子監翹

院因出借縣人員物杖之道死死者實以他疾而邈之子府屬所惡痛治之以治庠獨不肯曰此何足以為人也人以此稱庠長者

宋宣憲公綬判三司憑由司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而稽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軍請諸路選官覆校限半月以聞以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所除數百萬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吏有不能守朝廷盡欲誅之公曰時諱言武備盜賊猝至而專責守臣死事不可故守令皆得不誅

司馬待制池。溫公父也。知杭州轉運使江鈞張從革惡池。撫其所決事十餘條。奏降知魏州。初轉運使既以奏池。而會吏有盜官銀器繫州獄。且自陳為鈞嘗私厨出所費過半。又越州通判稅載物犯稅。而實從革使之。因遣人私請曰。幸憐赦之。或謂池獨不能忍也。池卒不校。人以長厚稱之。

楊侍郎偕知審官院。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上言。以謂連年出帥。國力日以蹙。莫如以書遺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歐陽脩蔡襄交章劾奏。偕職為從官。不思

為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偕不自安。求知越州。道改知杭。而襄謁告迎親。杭而輕遊里市。或謂曰。何不以言於朝。偕曰。襄嘗以公事誡我。我豈可。以私報也。

馬少保亮通判常州。時吏有忘失官物械繫妻子。至連逮者數百人。亮一切縱去。許自償。所負不踰月。而盡輸之。咸平初。命往京西河東二道。放積欠官物。奏除者數百萬。還奏稱旨。

馬少保以王均反。為西川轉運使。賊平。王將尚誅殺。

不已亮救全者千餘人明年召問蜀事會械送為賊
所誑設者八十九人至京師知樞密院事周堂欲盡
誅之亮言愚民脅從者衆此特百之一二爾餘皆竄
伏山林若不貸之恐遠人危懼重貽朝廷憂帝從之
馬少保為西川轉運使時施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
督所負州繫捕各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廢其井凡
除所逋二百餘萬提點福建刑獄始訊寃獄全活者
數十人

馬少保為御史中丞上言近歲以來父祖未葬而多
別財異爨甚傷風教請今自未葬者不得析居
知制誥韓絳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冢
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絳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
爭操舟楫盡救之已而立冢殯

李給事行簡為八州軍體量安撫時大飢遂發義倉
粟賑貧乏獨耀州通租除龍圖閣待制真宗數幸
龍圖閣命講周易問訪大臣能否而行簡無怨昵必
盡稱道其長人以者

胡侍郎則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時得吏所匿

銅數萬斤吏惧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因而縱之
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止藉為羨餘及除廣西轉
運按宜州重辟十九人而為辨活者九人

胡侍郎在福州時前守陳絳生嘗延蜀儒龍昌期為
州人講易得錢一萬事發自成都械昌期至則破械
館以賓礼出俸錢為償之

扈諫議稱為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飢道殣相望先
出祿米以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而全
活者數萬人

方諫議慎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貶遣慎籍其家得言
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長者
胥內翰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千頃既貴悉以與族
人嘗與謝絳受詔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偃不
發視而焚之且曰發而言之不亦傷刻薄乎
薛簡肅公奎知益州里父訟其子不孝者詰之乃曰
貧無以為養奎因出俸錢與之

范文正公為江淮體量安撫所至賑乏絕又陳八事
其四曰國家重兵志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

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為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則百萬緡矣至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復何託是未停之前大蠹國用廢之之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中選退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鑿也請下殿前軍馬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軍別立就糧指揮至

彼有田園骨肉者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

王待制質權知荆南府有媪訴其婦薄於養婦曰舅姑家既窮而歸且奉事無不謹質曰姑雖不良獨不願君夫耶取家人衣衣媪又給廩粟使歸養之皆感泣而去

劉吏部夔不治財產所收私田有餘谷則以賑救鄉里貧人前死數日作遺表以祿賜所餘分親族馬少保亮知潭州屬縣有已命卒剽劫為鄉人共謀

殺之在法當死者四人亮謂其僚屬曰夫能為民去
害而乃坐以死豈法意耶乃批其案悉貸之

馬少保知昇州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飢乃邀湖湘漕
米數千艘以賑之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
救願罷官糶令民轉粟以相賙足朝廷從其言

馬少保知廣州是時宜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進
反者法當配隸皆釋之不問又鹽戶逋課質其妻子
於富室悉取以還其徒^家虔州錄孝行圖于牙門以示
民

張諫議師德判三師都理欠憑由司特建言有負言
物而本非侵盜若懼獨貧病者雖督繫之卒無以自
償請因上慮因而一切蠲免之詔施用其言

楊諫議告除京西轉運副使時屬部歲飢所至發公
廩又募富室出粟以賑之民伐桑易粟不能售告命
高其估以給酒官由是獲濟者甚衆

姚龍學仲孫為許州司理參軍時王嗣宗知州事民
有被盜殺者其妻訴里胥嘗賄於其夫不與而惡
之此必盜也乃捕繫獄將以死而仲孫疑之嗣宗怒

曰若非盜耶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其盜者嗣
宗喜曰審獄當如是也改賓州轉運使檄往富順監
按疑獄全活者數十人

方諫議慎言知泉州會歲飢大發官廩以貸民又恤
其鰥寡孤獨而皆愛之至有生子以方兒為名者
張密學逸知益州會歲旱乃導江水為堰以溉民田
又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民初民飢多殺耕牛食之犯
者皆配閩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
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穡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

其業徒之

錢祕監昆知梓州時會歲旱歉民多流移大發常平
粟賑之而自劾釋不問

張密學奎守婺州有滯囚法當死獄成三問輒不伏
轉運使命奎覆按一視牘而辨之得不死人皆服其
明通判廬州罷歸會秦州鹽課緡錢數十萬事連十
一州轉運屢請遣制使按于鳳翔詔擇奎因言鹽法
起於軍興之不足非仁政所行若不得已令商人幹
流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利為多與夫壅之

以自入官去而民怨緣而興獄者異也於是悉除十
一州所負奎性甚孝為御史時母病乃齋戒剗股肉
和藥進之遂愈

唐待制肅為秦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
宿者殺人亡去旦視之血汗其衣為吏所執不能明
遂自誣服肅為白其寃而知州事馬知節趣令具獄
肅固持不可後數日果得真殺人者矣

陳龍學從易知虔州歲飢有持杖盜殺發困倉者請
一切減死論於是全活者千餘人

王待制居易知漢州會歲大飢乃出俸錢率僚吏及
郡豪得谷數萬斛賑飢民全活者以萬計安撫使韓
琦薦之

梅諫議摯通判蘇州初二浙飢官貸種食已而督償
之甚急摯上言賑民所以為惠也反撓民不便因下
其奏他州悉得緩期償之

嵇內翰穎父適嘗為荊南石首主簿民有父子生重
辟府特命適按劾之為免其子死而父以抵法託言
於人曰主簿仁人也且生令子明年穎生天聖中進

士及第

張侍郎溥知楚州會歲飢貽書發運使求貸糧不報因歎曰民轉死溝壑矣尚待報耶乃發上供倉粟賑之所活以萬計因上章待罪降勅獎諭

李諫議應言少孤事母以孝聞除侍御史特鄆州民有傳妖法者其黨凡百餘人捕者欲邀功賞而極誣以不軌命應言往按其事止誅首謀數人餘悉全活人

吳龍學遵路知崇州會歲歉先期轉市米吳中以賑貧民自他流至者其全亦十八九丁母憂廬墓側蔬食終制既沒家無長物其友范仲淹分俸賙其家李終事允元通判寧州州卒謀亂事竟連逮者衆允元極意辨析止坐首惡數人誅之為利州路轉運使至所部會歲飢發官粟數萬碩賑民乏得不流徙趙密樞稹為益州路轉運使邛州蒲江縣捕劫盜不得而官司返繫平民十數人楚掠疆服又合其辭若無疑者稹適出部意其有冤乃馳入縣獄因盡得其寃狀釋出之

王待制鼎制廉於財父死以財物分諸子鼎悉推與
季弟及在臨邛轉運使令攝成都新繁縣事又推戩田
所入不取後奉使契丹得絹千餘疋散之族人一日
盡事繼母孝教育孤姪甚至自奉養尤儉約
陳節使堯咨權通判流內銓時舊制選人皆用制奏
舉乃得京寺官而士有孤寒不為人知者堯咨特為
陳其功狀并擢之

陳郎中貫擢利州路轉運使屬歲飢出所得戩田粟
盡以賑民富民有積粟者率令計口自占其數有餘

則皆發之

楊發運日華知嘉州先是蜀旱飢而州民逋官租以
鉅萬計逮捕繫械歷數年不能償日華至悉奏蠲除
之

石中允介為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躬耕徂徠山
下葬其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魯人號為徂徠先生
劉從事顏為齊州任城縣主簿會歲飢發大姪所積
粟以活數千人也

李防禦允則知潭州會湖南飢發官廩先賑之而

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飢者無及矣不聽明年又飢復欲先賑之轉運使又報不可允則乃願以家貲為質由是全活者數萬人矣趙觀察滋知雄州時契丹大飢舊米出塞下不得過三升滋曰彼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

桑宗班憐嘗遇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者遂弃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飢聚人盡食其粟盡而止

孫觀察權知滄州有劫盜獄成廉疑之謂其僚屬曰我武人也獄亂非吾事試召其鄰里而周訪之皆曰此平居放不事今以為盜則非也既二日果得真盜降詔焚諭

靳提舉宗說監滄州鹽山縣務日嘗攝縣事有繫囚坐殺人法當死宗說疑之會犯者言其母年九十病且甚願得一別母而死而說宗惻然釋囚縛令人與俱至家既而更獲所殺人者

康團練德輿為大名府鈐轄提舉金提至和中河決小吳掃破東隄頓立口居民之避水者趨隄上而水

至不得達德輿以巨艘五十順流以濟之免墊溺者
數萬人李仲昌治資聖婦役兵數千人會雨潦道不
通不能得食又以舟濟以食

周諫議湛通判戎州日其俗尚巫有病輒不醫皆聽
巫以飲食往、不得愈湛為禁俗之習為巫者又刻
方書於石自是始用醫病者更得活提點廣東刑獄
初江湖之民略良人鬻嶺外為奴婢湛至聽其自陳
得男女二千六百餘人還其鄉

陳運使希亮少時從鄉人宋輔學輔死母子貧困希

亮以女妻其子而贍卹其母終身

出兩朝諸臣傳

沈內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女
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數百人倡優養良家
女為已子者奪歸其父母

曾侍中公亮為相時每得四方奏獄必躬閱之密州
銀沙發民田中有強盜者大理論以死公亮獨曰此
禁物也罪不應死下有司議卒比劫盜禁法盜得不
死先是金銀所發多以強盜生死自是無死者

出熙豐故

葉左丞夢得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灾場京西尤甚
浮殍自鄜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奏
乞越常服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
無由得之一日徇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
畜乎曰然人固得之但患既長或來識認爾余為願
閱法則凡傷灾弃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為此
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弃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絕矣
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
即給内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

於券付之略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
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卷凡三千
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
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能出此
術也

李文靖公沆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
人論說短長附已胡秘監旦謫商州久未召嘗與文
靖同為制誥聞其拜參政以成啓賀之詆前居職罷
去云呂參政以無功為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為少監

辛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
兩省而譽文靖甚力意將以附之文靖慨然不樂命
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耳
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為况欲揚一己而短四
人乎終為相旦不復用舊聞韓宗武云後閱旦傳乃
載此文

趙康靖公槩後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
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辨
理至欲納平生誥勅而保之而文忠不知也

富韓公弼為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謗自河北宣撫使
還除知鄆州復徙青州謗者不已人皆為公危懼會
河北大水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一皆招
納之勸民出粟自為區畫散處境內室廬飲食醫藥
織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
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
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皆
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是雖謗公亦莫不畏服
知不可撓而公疑亦因是浸釋公在政府不久而青

州適當此疑嘗見其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偶能全活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楊侍郎舜民嘗刻之石出葉少蘊避暑錄

庚寅歲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服服為從官

潤州金壇縣陳亢熙寧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塚每一尸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歲尸不可紀是歲生廓又生度皆為監司孫登仕者相繼出王定國見近錄

王沂公曾執政外親戚可任者言之於上否者厚恤

之以金帛自奉甚薄待客至厚薄於滋味無所偏嗜庖人請命未嘗改饌事諸父諸母諸乳母尽其孝謹葬外氏十餘喪嫁姻族孤女數人凡四鎮所至悉興學校輟俸以助其費青州仍出家藏書篇卷甚廣以助習讀出王所錄

仁宗時朝議在官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翰林學士兼史館脩撰胡宿以謂養廉恥厚風化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美全節朝廷嘉

其言是以至今行之

出李攸本朝事實

天聖中玉清昭應宮灾太后曰先帝嘗奉此宮極天下之力今一旦灰燼皆守衛者不謹所致詔付御史臺推劾皆欲戮之御史中丞王梅叔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灾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也漢遼東高廟灾及高園便殿灾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陵旁故天灾金玉清之具不合經義先帝信方士邪邪巧之說蠹耗財用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上與太后感悟乃薄守衛者罪

仁宗嘗謂近臣曰比有貪墨之吏賊民自厚朕誠惡之今後曾有贓私罪犯更不得許臣僚奏舉審官院流內銓三班院更不得引見磨勘轉官時士人亦有材高而不能事上官者或上官以私忿而摺拾米鹽果菜細碎以為贓私者遂永不得進用衆以為冤右正言知制誥流內銓吳育奏欲乞應選人中曾犯贓私之類除情理重者無復在官其餘罪名雖同事體不一或以微物致累或以周防偶虧而所犯稍輕故得叙用候經兩任如別無私罪顯有材能並許奏舉

特與庶勸

唐御史介上言陳宰臣文彥博之過貶授英州別駕介未至英州彥博奏出介至重是陛下因臣而退敢言之士願召用之尋遷判潭州移知復州又名為言事御史

孔寺丞牧早以文行見推鄉黨在汝州村居飢歲鄉民貧舉菽粟聽其自取中皆不取償民有盜伐所種竹木者家童執之牧見而釋之且問其所斫之數欲伐而盜之俾知其意盜者愧謝所居園圃近水民有夜涉水盜蔬果者牧嘆曰悔夜涉水或有陷溺即為制橋盜者慙不復渡

仁宗時天下郡國有災異飢饉而鄰郡多閉糴右正言充秘閣校理吳及奏乞聖旨諸路或有災傷輒敢閉糴科違制之罪上從之初上晚年未有皇子而求嗣益切後宮所誕育者皆公主上言陛下左右內臣凡四千餘人是絕人之嗣多矣久無皇嗣豈以此耶上感悟之

仁宗時天下提刑轉運知府多以愛憎喜怒發指官

吏小失快以已意御史裏行陳洙奏欲望凡奏到公案其被奏官於理無罪者兼取問元案舉官司重行請罰被奏之人移於鄰部以相回避仍令班行天下戒監司州郡苛察者上深以為然令審刑院大理寺今後諸處勘到命官使司奏案內有不合書罪顯涉裙捨者仰奏干繫官吏自是少敢以喜怒愛憎羅織官吏

仁宗時審官院及流內銓條制應京朝官選人祖父母父母年及七十已上無子孫弟姪年二十已上侍養並令召保與家便差遣御史裏行陳洙奏應上件者須親到京方免遠注與授家便其中有親在五路者以貧多闕少皆授差遣還家動經年歲夫人年過七十須吏無有侍側則榮然不安令使其子孫去親千里不幸疾病甘旨弗供醫藥弗繼則死者遺恨獨不累聖朝孝治之至邪臣欲乞京朝官選人得替在外親年七十已上的無兼侍者許召保仰逐處州軍疾速備錄申審官院流內銓與注授家便路分合入差遣更不令親自到關如此則老者得遂其安孝者

得盡其力自是親老而無兼侍者皆外除之

出張唐

宗君臣
政要錄

元達為馬步軍頭領媯州團練使會部送正命自首者引對軒陛左右或勸太宗殺之以戒効尤者達亦奏此類在山林尚多不如赦之使有自新之路以勸來者亦以戒陛下好生之德太宗悅悉赦之

趙韓王普初為滁州軍事判官太祖過滁上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將就死普意其有寃啓太祖更訊之所全活者十七八矣

薛文惠公居正知朗州湖湘初平卒多亡命出澤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欲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後擒賊帥汪端詰之僧果不與悉得全活

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野通悉令收瘞為萬人冢命記室賈湘刻石紀事立於無極縣

宋準所至皆有治声盧多遜貶李穆坐同門生免左右無敢言者準因盛言長者有檢操嘗惡多遜專穆恣固非其黨也 太宗悟遂復穆官

曹侍中彬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請行軍法及昌言
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未得入見彬在近密為上請乃
許朝謁

馬知節樞密知秦州州嘗質羌酋二十人屬殆逾二
紀知節曰此亦人也豈不懷土志謹還蕃落感其惠
乞受代無以散怨塞者也

何承矩繼筠之子太平興國五年知河南府時西川
綱運皆調丁男或因之在道病亦令負擔承矩以為
疲民橫役恚奏令還之矣

謝德權咸平中凶人劉焯僧澄雅訟報政與許州民
陰結西戎為叛者詔溫仲舒謝泌鞠問令德權監之
既而按驗無狀泌奏追大臣下獄乃可其奏德權曰
泌歆陷大臣耶若大臣無罪受辱則仁君何以御臣
下臣何以事人君仲舒曰德權所奏者善乃可之

趙忠獻公普令親吏閔隴市木治第親吏因而私販
三司使趙玘潛白太祖太祖召普與玘面質玘大
言普販木太祖大怒追玘將逐普詔問太子太師
王溥等普得何罪溥奏趙玘誣罔大臣太祖意解

因令扶出批貶為汝州牙校

喬惟岳陳洪進納土其子文顯為泉州留守惟岳為通判會盜起仙縣莆田縣百丈鎮衆十餘萬來攻城中兵三千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屠其城燔府庫而道惟岳抗議以為何廷寄委今惠澤未布盜賊連結反欲屠城豈詔意哉未幾轉運使楊克讓以福州兵至賊圍遂解

高防初為潭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汝進盜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進約云判官使為

之從恩問防防即誣伏洪進免死乃以錢十千馬一疋遺防而遣之防別去終不自明既又以騎追獲之歲餘從恩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嘆益加礼重

查道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哀錢三萬遣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其女以辦喪事道傾褚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女又嘗有僚辛女為人婢道贖之將女以嫁士族也

厚德錄卷第三

厚德錄卷第四

百鍊真隱李

元綱編

劉中丞溫叟性端厚方正動必由禮然以名岳終身不斲絲竹人以大過事繼母以孝聞雖盛夏非冠帶不敢見嘗令其子市藥、有天靈蓋問此何從而產對以人骨即然命致瘞於郊外矣

李玉嘗客於滄州呂充門下劉守光破滄州殺呂充家充子琦年十四玉負之以逃自衣食以資之燕越間以能存呂氏之孤推以為義士清泰中琦為給

事中端明殿學士時王已卒乃薦其子度於知貢舉
馬裔孫遂擢甲科

魏羽淳化中許王慕薨或有以官府上聞者 太宗

怒追捕僚吏將窮究之羽乘間言漢成太子竊弄曰

父兵當時言者以其罪當笞耳今許王之過未甚於

是故被劾者皆獲輕典出范蜀公本朝蒙求

蔡卞章惇同肆羅織遷譴元祐諸公卞率惇以奏乞

發司馬先墓門下侍郎許將獨無言卞等退 哲宗

留將問曰卿不言何也將曰發人之墓非盛事也

哲宗曰朕與卿同乃不從出鄧伯溫辨証錄

仁宗初蒞政問輔臣四方奏獄來上不知所以裁之

如之何則可呂文靖公夷簡進曰凡奏獄必出於疑

疑則從輕可也 帝深以為然故終 仁宗之世疑

獄一從於輕

魏仁浦丞相嘗為賈延徽譖幾遇禍摠師出征有得

延徽以獻者仁浦曰因兵戈報私怨不忍為也人服

其長者初事周世宗世宗卞急輕殺戮仁浦營救而

免者十常七八從出征鋒鏑之下無橫死者

王文康公溥初周祖鎮蒲津召置幕府從征李守正
王景崇得朝臣交結書周祖欲暴其事溥力請焚之
後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丸書結北虜有記其辭者
否溥曰使崧有此肯以示人耶逢吉輩為之爾世宗
遂優贈其言

李文正公昉在相位循謹自守臨事多恕與張洎盧
多遜善溥張泌上嘗問多遜昉頗為辨釋上曰多遜
嘗毀卿不直一錢昉曰臣不敢誣罷相張洎草詔深
攻其短張泌時造其第或問泌泌曰我為廷尉獨

李公未嘗以私事見于今雖退居可見

李濬父超為禁卒從潘美掌刑刀美嗜殺戮超常緩
之怒釋多全活者人以為有陰德濬官至右司郎中
樞密直學士

張司空齊賢前後治獄全活甚衆在相位事有涉于
請辭連李沆而齊賢獨任其責物論甚美

王文穆公欽若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奏蠲乾德至咸
平逋負所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以廣惠澤

王沂公曾知審刑院初遠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

年曾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上不悅曰
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
矣自是違制遂分故失

張文節公知白初參知政事為宰相王欽若所排及
知南京欽若謫分司南京衆謂必報之而知白待之
加厚其在相位清約如寒士慎重名器人服其公
張文懿公士遜在相位陳堯佐罷參知政事有挾怨
上言堯佐欲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遜置二奏
上前且言儉言動搖朝廷若一聞姦萌則臣亦不能

自保矣上悟置告者于法誣諫官事亦寢

王章惠公隨知戎州戎人多藩逃卒或忤意則執以
求賞故坐法衆隨至下令能自歸者免仍隸舊籍多
所全活

陳文忠公堯叟嘗為廣西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
唯禱神堯叟以集驗方刻石桂州驛舍是後始有服
藥者嶺外少林木井泉堯叟為植木道傍鑿井置亭
舍至今為利性儉素事親至孝母馮性嚴堯叟未嘗
忤其意

陳文惠公充佐在樞府日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以法繩吏吏悉遁去章獻太后怒事下樞密院詒連姻宰相呂夷簡欲因詒中傷夷簡者充佐以為罪詒則姦人得計而能吏沮矣詒遂獲免

劉丞相沆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玠者據州稱太宗脅景洪附洪而偽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玠當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有唐牛僧儒讀書堂故墓即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牛相公來而

生沆

賈文公昌朝為中丞劉平石元孫陷西虜或誣以降議收其族昌朝言事未可知乃不果收及在相位元孫自西夏歸議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不死元孫得不死判大名府河決商湖中書議歸之六塔昌朝力爭之不已其後河果不止塞振救瀕河水災之民全活甚衆

王化基為基御史中丞知樞密院柴禹錫僕授人金參知政事陳恕喻令及禹錫實不知一日引因詣便上

殿頗怒化基降殿令因袒以見其箕掠且遍曰豈有
受此而隱情不言 太宗益以為長者知杭州書記
張頊頗傲忽之 太宗知而面詢化基第薦其才語
不及他居官俸多施及親舊

韓忠憲公億性方重有守治家嚴肅雖燕居未嘗見
其惰容益州故事歲首事官出來六萬石或五六倍之
以濟貧民億知州當歲儉乃數倍賑之

李參政差在若府言轉運使提點刑獄失按所部
官受贓類降差遣且監司所部甚廣必按不過留三

二日蓋未能遍察也苟州郡密發一戢吏先聞朝廷
則監司不可勝點自是詔轉運使提點刑獄再不覓
察部內官受贓則降黜之

程文簡公琳知永興元昊死諒祚尚幼以三大將分
治其國或謂因各授三將節度使以分弱其勢琳曰
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夷狄如因而撫之

吳節使元辰知河南嘗值河溢域將壞躬涉泥濘督
工壅塞民有避水於林杪者既濟以舟楫又以家財
賑之時數郡被水患獨元辰所部民無墊溺

曹郡王彬敬慎和厚未嘗言人過失平蜀還 太祖
詢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時諸將皆歆
屠城殺降彬獨任怒而戢下所至悅服時諸將多有
子女金帛彬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故諸帥俱貶而
彬獨進及擢征江南亦緩攻取數遣開諭亦冀其降
雖以城陷猶納歸欵偽朝君臣賴以獲免自出師至
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居朝俸入給宗族無餘積
王樞密傳文天禧四年詔按朱能王先偽乾祐天書
事連逮者衆唯治首惡脅從者請皆得減死論公迪

軍民逃入蕃部擒至者有錦袍銀帶茶綠之賞間有
自歸而為蕃部所得亦不能免法皆嚴斬傳文遣習
事者持信紙密招之至則驗而貸其罪減誅死者甚
衆詔加褒諭仍推行其法於諸邊郡

王忠簡公疇傳文之子也至和初為開封府判官官
者李允良疑人毒死其叔父訴請發棺驗視疇獨曰
驗而無實是無故暴人尸此安知非允良有姦既而
窮治果引伏與家有怨

張文孝公觀為人寬為長者京東路舊止通安邑鹽

而瀕海禁私煮觀知郢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請弛其禁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

夏英公珠知襄州歲飢發公廩募富人出粟嘗全活數萬人賜詔褒諭

田樞密况知成都府自李順王均之亂蜀守皆得便宜從事雖或小罪并其家內徙流離道路失所者頗衆况察其非有甚惡釋之

包孝肅公拯為御史言諸路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寄察相尚奏劾官吏更倍於前皆拮撫細故使吏不

自安詔為罷之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毋得回易公使錢遂為著令少為劉筠所知筠無子為奏其族子為後而請還其所沒田廬

戚密學綸篤於古學喜談名教父同友幼孤事祖母亦以孝聞從邑人楊懿受經懿隱居不仕而以女弟妻同文遇疾因託以家事同文為葬其三世之未葬者遭世喪亂亦不復仕聚徒講學相繼登科者五十六十踐臺閣者亦至十數尚信義喜賙人急所與交

皆當世之名士楊徽之因事至郡多所酬唱及卒徽之及其門人追號曰堅素先生

陳龍學從易天禧中生失卒送宰相寇準素患之遂除知吉州及準貶道州從易為湖南轉運使或謂曰可忘廬陵之命耶準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者為慙

鄒防禦瓊齊州歲飢出俸以濟之民多自隣境至者

郡人詣闕以言詔立碑

出曾子固隆平樂

林積南劔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竟床

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

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

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吾故人

脫服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

月日劔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商師取珠欲貨則

無有急公故道處物色之至蔡邸其見勝即還訪

林於上庠林且以告曰元珠俱在然不可但取可授

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林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

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

已為己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
寺作大齋為林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
德新為吏部侍郎

表出洪景虛

潭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時蘇子瞻在儋州董
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願董返涕下曰人人家各有子
孫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遜出官舍之
事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
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

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
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以為定制未幾馬
方生堂上忽昏因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
所昼符使也左右扶二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
東岳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
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
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
人馬親語余如此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攻彈也文懿復相一日太

宗語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
曰仲淹法當誅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 上曰未嘗
見其疏但比有為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
無他法無文案即不可行望 陛下訪之凡數日則
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 上曰竟未見之然為朕
言者多矣可從末城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
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 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
初佞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 上深然之
寇忠愍知永興軍於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

道服簪花走馬承受且奏寇準有叛心 真宗驚手

出奏示執政曰寇準乃反耶五范文正熟視笑曰寇準

許大年紀尚駿可耳劄與寇準知 上意亦解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奴置會

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王文正文正不答退以

紅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為恨明日

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必不得往

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

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教欲用之王禹玉輒

曰軾嘗有此心惟有墊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墊龍乎韋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他舒重言爾子厚曰重之咥亦可食乎

晁文元迥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扶情害人危人僖進保全固護如免髮膚之傷

以上錄出正定國

公言李沆相秉鈞日有狂生扣馬獻書歷抵其短李

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半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但於馬上蹴踏耳三日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色公言以惟箝之罪加於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誣乎

公言呂申公奏請天下獄有獄情可疑及情理可憫者皆取勅裁今為著令使其子孫昌盛宜矣公言一瞻視所秦之間有可以情和難解紛者不得不為仰福祖

考下浣子孫未必不由垂方便之力也某當書諸紳
以上出傳
簡公佳謝
敬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
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
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

丞相汲公是也出陳無已

神文時慶曆淮南有王倫者嘯聚其黨頗擾郡縣承
平日久守令或有弃城而出者事定朝廷議功罪當
鄭公在樞密凡弃城者請論如法范文正參預大政

爭以為不可今淮南郡縣徒有名耳其城壁非如邊
塞難責城守神文睿德寬仁故弃城者得以城死死
論既退鄭公忽謂文曰正六丈當欲作佛耶范公曰
主上富於春秋吾輩輔導當以德若使人主輕於殺
人則吾輩亦不得容矣鄭公歎服

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賞產不
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臨蓐以器貯水才產
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四明俞佛仲寬宰劍之
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之所信服者列坐

庶下以俸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前為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任復為立法推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與仲寬為婚家法當被仲寬罷去予嘗至其邑聞仲寬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雖古循吏蓋未之有也偉有戒殺文甚詳行於世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禮少從學於二宋相繼登科君錫為人清脩孤潔故當官人號為

連氏清元礼加以肅人號為連底凍其父處士名舜實字輔之為鄉里所說服歲飢出谷萬斛損價以鬻之惠及傍邑有盜其牛者官捕甚急窮自歸處士媿謝厚遺以遣之故歐陽文忠公表其墓具述其事二宋謂元憲景文

鄭出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賞鑿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過則載瓦以行間有屋漏則補之若舍客自為之屋亦為繕完又隆冬若寒獨舍婚仍日出田公脫得一子即侍郎公紆也登

進士第官至祠曹前行取為理字少列侍郎有五子
長曰猶中皇祐元年登第至朝奉大夫及即侍讀公
毅夫也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
踰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以輔出王

厚德錄卷第四終

